

書

後集卷第十九

釋教五十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捨銅龜子文一首

書若達所書經後一首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觀音贊一首

羅漢贊十六首

水陸法像贊十六首

釋迦文佛頌一首

僧伽贊一首

阿彌陀佛贊一首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

無名和尚傳贊一首 蘇程庵銘一首

思無邪齋銘一首

虔州崇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書柳子厚大鑒禪師碑後一首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金剛經跋尾一首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請淨慈法涌禪師入都疏一首

京師禪學之盛發於本秀二公本既還山秀復入寂

則馬都尉張君子來聘法涌繼揚宗風東坡居士

在錢塘實為敦勸太丘道廣廣則難周仲舉性峻峻

則少通法涌童子畫沙已具佛智維摩無語猶涉二

門雖吾先師不異是說質之孔孟蓋有成言不為穿

窬仁義不可勝用博施濟衆克殫其猶病諸我願法

涌廣大慈悲印宗仁得仁之侶冰嚴峻峙訶未證謂

證之人本自不然伏惟珍重

捨銅龜子文一首

蘇州報恩寺重造古塔諸公并捨所藏舍利予無舍
利可捨獨捨盛舍利者敬為四恩三有捨之故人王

願為武功宰長安有脩古塔者發舊莽得之以遺余
余以藏私印成壞者有形之所不免而以藏舍利則
可以久存藏私印或以速壞貴舍利而賤私印樂久
存而悲速壞物豈有是哉余其并是捨之

書若達所書經後一首

懷楚比丘示我若達所書二經經為幾品品為幾偈
偈為幾句句為幾字字為幾畫其數無量而此字畫
平等若一無有高下輕重大小云何能一以忘我故
若不忘我一畫之中已現二相而況多畫如海上沙
是誰磋磨自然勻平無有麤細如空中雨是誰揮灑

自然蕭散無有疎密咨尔楚達若能一念了是法門
於刹那頃轉八十藏無有忘失一句一偈東坡居士
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重請戒長老住石塔疏一首

大士未曾說法誰作金毛之聲衆生各自開堂何關
石塔之事去無作相住亦隨緣長老戒公開不二門
施無盡藏念西湖之久別本是偶然為東坡而少留
無不可者一時作禮重聽白雉渡口船回依舊雲山
之色秋來雨過一新鍾鼓之音

書孫元忠所書華嚴經後一首

余聞世間凡富貴人及諸天龍鬼神具大威力者修無上道難造種種福業易於發菩提心旋發旋忘如飽滿人厭棄飲食所作福業舉意便成如一滴水流入世間即為江河是故佛說此等真可畏怖一念差失萬劫墮壞一勿龍服地行天飛佛在依佛佛成依僧皆以是故維鎮陽平山子龍靈變莫測常依覺實二大比丘有大檀越孫溫靖公實能致龍與相賓友曰兩曰霽惟公所欲公之與此二大比丘及此二龍必同事佛皆受佛記故能於未來世各以願力而作佛事觀公奏疏本欲為龍作廟又恐血食與龍增崇

故止乞度僧以奉祠宇公之愛龍如愛其身私令作福不令造業若推此心以及世間待物如我待我如物予知此人與佛無二覺既圓寂公亦棄世其子元忠為公親書華嚴經八十卷累萬字無有一點一畫見怠惰相人能攝心一念專靜便有無量應感而元忠此心盡八十卷終始若一予知諸佛悉已見聞若以此經置此山中則公與二士若龍在在處處皆當相見共度衆生無有窮盡而元忠與予亦當與焉

觀音贊一首 并引

興國浴室院法真大師慧汶傳寶禪月大年言休所

書子六大阿羅漢左朝散郎集賢校理歐陽棐為其
女為軾子婦者捨所服用裝新之軾亦家藏定州承
孟畫觀世音捨為中尊各作贊一首為亡者進福滅
罪

衆生墮八難身心俱喪失惟有一念在能呼觀世音
火坑與刀山猛獸諸毒藥衆苦萃一身呼者常不痛
呼者若自痛則必不能呼若其了不痛何用呼菩薩
當自救痛者不煩觀音力衆生以二故一身受衆苦
若能真不二則是觀世音八萬四千人同時俱赴救

羅漢贊十六首

第一

正坐斂眉扼腕立拂問此大士為言為默默如雷霆
言如墻壁非言非默百祖是式

第二

旃檀非煙火亦無香是從何生俯仰在亡彈指贊歎
善思念之是一炷香是天人師

第三

一劫七日刹那三世何念之深屈指默許屈者已往
信者未然孰能住此屈信之間

第四

我觀西方度無量國諸佛陀耶在我掌握右顧時然
汝則皆西隨我所印識道不迷

第五

耆年何者粲然復少我知其心佛不妄笑瞋喜雖幻
笑則非瞋施此無憂與無量人

第六

衽手不言跣趺終日兩眉雖舉六用皆寂寂不為身
動不為人天作時雨山川出雲

第七

以惡駭物如火自焚以信入佛如水自濕垂眉捧手

為誰虔恭導師無德水火無功

第八

六塵既空出入息滅松摧石墮路迷草合逐獸干原
符已亡弓偶然汲水忽焉相逢

第九

以口誦經以手歎法是二道場各自起滅孰知毛竅
八萬四千皆作佛事說法熾然

第十

掌中浮圖舍利所宅放大光明照十方刹續而藏之
了無見聞衆所發心與佛皆存

第十一

左手持經右手引帶為卷為開是義安在已讀則卷未讀則開我無所疑其音如雷

第十二

面門月圓瞳子電爛不和猛容作威喜觀龍象之姿魚鳥所驚以是幻身為護法城

第十三

手中竹根所指如意云何不動無意可指食已宴坐便腹果然是中空洞以受世間

第十四

梵書旁行俛首注視不知有經而況字義佛子云何飽食晝眠勤苦功用諸佛亦然

第十五

衆生顛倒為物所轉我轉走珠以一貫萬過現不住未則未來舉珠示人孰為一相廻

第十六

以口說法法不可說以手示人手去法滅生滅之中了然真常是故我法不離已聲

水陸法像贊 并引

蓋聞淨名之鉢屬屢萬口空只積之蓋徧覆十方若知

法界本造於心則雖凡夫亦具此理昔在梁武皇帝始作水陸道場以十六名畫三千界用狹而施博事約而理詳後生莫知隨世口廣若使一二而悉數雖至千萬而靡周惟我蜀人以存古法觀其像設猶有典刑虔召請於三時分上者八位但能起一念於慈悲之上自然撫四海於一仰之間軾敬發願心具嚴繪事而大檀越張侯致禮樂聞其事共結勝緣請法雲寺法涌禪師善本善其徒修營此會未為無礙之施同守不刊之儀賦詩手稽首各為之贊凡十六首

上八位

一切常住佛陀而眾

謂此為佛是事理韋謂此非佛是斷滅相事理既斷滅亦空佛自現前如日之中

一切常住達摩而眾

以意為根是謂法塵以佛為體是謂法身風止浪靜非有別水放為江河匯為四注

一切常住僧伽而眾

佛既強名法亦非真神而明之存乎其人惟佛法僧非三非一如雲出雨如水如日

一切常住大菩薩眾

神智無方解脫無礙以何緣得大自在障盡願滿
反于自然無始以來亡者以存

一切常住大辟叉迦眾

現無佛處修第二乘如日一八時膏大為燈我說二乘
如應病藥敬禮辟支即大一因覺

一切常住大阿維漢眾

大不可知山隨綫移小入無間深身軍持我雖不能
能設此供知一切人具此妙用

一切五通神仙眾

孰云飛仙為舉遠世然神凝物不疵厲為同為異
本曰無同契以照生長生之宗

一切護法龍神眾

外道壞法如刀伐風壞者所安護者亦空傳茲龍神
威而不怒示有四友佛之御侮

下八位

一切官寮吏從眾

至難者君至憂者臣以衆生故現宰官身以難為易
以愛為樂樂兼萬人嘏倍無惡

一切天眾

苦極則修樂極則流禍福無窮糾纏相求遂起欲色
不并非想不如一念真發無上

一切阿修羅衆

正念淳想則為飛行毫釐之差遂墮戰爭以此為道
尤曾墮首是真作家當師子吼

一切人衆

地獄天宮同一念頭涅槃生死同一法性抱實號窮
鑽穴索空今夕何夕當選大雄

一切地獄衆

汝一念起業火熾然非人隱以乃汝自燔觀法界性

起感雷速知惟心造非破地獄

一切餓鬼衆

說食無味涎流妄照直食無火中虛妄見美從妄生
惡亦幻成知幻即離既飽且寧

一切畜生衆

欲人不知心則有負此念未成角尾已具集我道場
一洗濯之盡未來劫愧者勿為

一切六道外者衆

陋劣之極蕩於眇冥胎卵濕化莫從而生聞吾法音
颺起雷動如夢覺人不從見夢

端明殿學士孫翰林侍
君王氏問之請奉議郎
大弟子元祐八年十一
軾拜于稽首而作頌曰
我願世尊足指按地三
靡不解脫如日出時眠
同證無上永不退轉

僧伽贊一首

盲人有眼不自知忽然

讀學士蘇軾為亡妻同安郡
李公麟敬畫釋迦文佛及十
月十一日設水陸道場供養
十下淨琉璃色其下眾生
百皆作如雷震時蟄者皆動

七日喜而舞非謂日月行

亡時以自愛我眼根在泗濱大士誰不見而有熟視不
見者彼豈無眼業耶故以知見者皆希有若能履作
希有見從此成佛如及掌傳舉世間千萬億皆自大
士法身出麻田世養東坡贊見者無數悉成佛

阿彌陀佛贊

蘇軾之妻王氏名閨之字季章年四十六元祐八年
八月一日卒于京師臨終之夕遺言捨所受用使其
子邁迨過為畫阿彌陀像紹聖元年六月九日像成
奉安于金陵清涼寺贊曰

佛子在時百憂能臨行一念何由了口誦南無阿彌

陀如日出地萬國曉何況自捨所受用盡此圓業入
日衣見聞隨喜悉成佛不擇人天與蟲鳥但當常作
平之觀本無憂樂與壽夭六六全身不為大方寸寸
佛大豈小此心平處是西方閉眼便到無魔境

無名和尚頌觀音偈一首 徐田鏡州人

我觀諸佛及菩薩皆以六塵作佛事雖有妙智如觀
音根性亦自聞思後佛子流浪無始劫未空言語之
字生譬如多財石季倫知財為害不早散手揮金寶
棄溝壑不如施與貧病者累累二百五十珠持與觀
音作繆絲

無名和尚傳其一首

道無分成佛無滅生如影外光既在孰亡如芥中塵
孰虛孰盈無名和尚蓋名無名

蘇程庵銘 并引

程公庵南華長老辯公為吾表弟程德為作也吾南
遷過之更其名曰蘇程且銘之曰

辯作庵實林南程取之下為食蘇後到作者三蘇既
住程則去一彈指三世具如我元無是處百千燈同
一光一塵中兩道場亦說法不用多本無通安有礙
程不去蘇亦在 各徇滿無雜壞

思無邪齋銘一首

東坡居士問法亦子由子由報以佛語曰本覺必明
無明明覺号士以然有得於孔子之言曰詩三百一
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無思則土木也
吾何自得道其誰有思而無所思乎於是幅巾危坐
終日不言明日一視而無所見攝心正念而無所覺
於是得道乃名其齋曰思無邪而銘之曰
大患緣有身無身則無病廓然自圓明鏡鏡非我鏡
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淨浩然天地間惟我獨也正

虔州惠示慶禪院新經藏記一首

來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曰以無所得故而得
舍利弗得阿羅漢道亦曰以無所得故而得如來與
舍利弗若是同乎曰何獨舍利弗至了百工賤技承
凋意鉤履掃畫墁未有不同者論道之大小雖至於
大菩薩其視如來猶若天淵然及其以無所得故而
得則承蜩意鉤履掃畫墁未有不與如來同者也以
吾之所知推至其所不知嬰兒生而導之言稍長而
教之書口必至於忘聲而後能言手必至於忘筆而
後能書此吾之所知也口不能忘聲則語言難於屬
文手下能忘筆則字畫難於刻瑤及其相忘之至也

則形容心術酬酢萬物之變忽然而不自知也自不能者而觀之其神智妙達下既超然與如來同乎故金剛經曰一切賢聖皆以無爲法而有差別以是爲技則技疑神以是爲道則道疑聖古之人與人皆學而通至於是其必有道矣吾非學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獨聞之孔子曰詩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無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惡同而無思則土木也云何能使有思而無邪無思而非土木乎吾老矣安得數年之暇託於佛僧之字畫發其書以無所思心會如來意庶幾於無所得故而得者請居惠州終歲無事宜

若行其志而州之僧舍無所謂經藏者獨榜其所居室曰思無邪齋而銘之致其志焉始吾南遷過虔州與通守奉議郎俞君括游一日訪廉泉入崇慶院觀寶輪藏君曰是於江南壯麗爲第一其費二千餘萬前長老曇秀始作之幾於成而寂今長老惟是剛成之奔走二老之間勸導經營鍊積寸累十有六年而成者僧知錫也子能愍此三士之勞爲一言記之乎吾蓋心許之俞君博學能文敏於從政而信於廷取數與吾書欲其官相從學道自虔罷歸道病卒於廬陵處之士民言者哭者吾亦爲出涕故作此文以

遺漢錫并命二意無邪之意與吾有志無言之歌
受列于石三矣前言結未來之因乎紹聖二年五月
二十七日記

書柳子厚大鑿禪師碑後一首

釋迦以文及其譯于中國必託於儒之能言者然後
傳遠故大乘諸經至等嚴則委曲精盡勝妙獨出者
以旁融筆授故也柳子厚南遷始究佛法作曹慈南
嶽諸碑妙絕古今而南華今無刻石者長老重辯師
儒釋兼通道學子經備以謂自唐至今頌述祖師者多
矣亦有遺言正如子厚者蓋推本其言與孟軻氏

合六可不使學者盡見而夜誦之故具石請予書之
之唐史元和中馬摠自虔州刺史遷安南都護徙桂
管經略觀察使入為刑部侍郎今以碑考之蓋自安
南遷南海非桂管也韓退之祭馬公文亦云自交州
抗節於禹曹益謫孰決非桂帥所當請以是知唐史
之誤當以碑為正紹聖三年六月九日

書金光明經後一首

軾之幼子過其母同安郡君王氏諱罔之字季章享
年四十有六以元祐八年八月一日卒于京師殯于
城西惠濟院過未免喪而從軾遷於惠州日以遠去

雖甚可惡而業所驅迫深可憐閔者汝即布施如薩
埵王子施虎豹比捨施知飢就食如渴求飲則道可
得佛可成母可孩也過番拜首願書其末紹聖二
年八月一日

金剛經跋尾一首

聞昔有人受持諸經攝心專妙常以手指作提筆狀
於虛空中寫諸經法是人去後此寫經處自然嚴淨
兩不能漫凡見聞者孰不贊歎此希有事有一比丘
獨拊掌言惜此藏經止有半藏乃知此法有一念在
即為塵勞而況可以聲求色見今此長者譯君之功

以念觀故示入諸相取黃金屑書金剛經以四句偈
悟入本心灌沆諸根六塵清淨方此之時不見有經
而況其字字不可見何者為金我觀譚君孝慈忠信
內行純備以是衆善莊嚴此經色相之外炳然煥發
諸世間眼不具正見使此經法缺陷不全是故我說
應如是見東坡居士說是法已復還其經

廣州東莞縣資福寺舍利塔銘一首

自有生人以來人之所為見於世者何可勝道其或
舞天下經緯萬世有偉於造物者矣考其所從生實
出於一念巍乎大哉是念也物復有烈於此者乎夫

以古之真人以心為法自一身至一世界自一世界
至百千萬億世界於虛信臂頃作百千萬億變如佛
所言皆真實語無可疑者至於持身厲行練精養志
或乘風而仙或解形而去使枯槁之餘化為金玉時
出光景以作佛事者則多有矣其見伏去來皆有時
會非偶然者予在惠州或示予以古舍利狀若覆釜
圓徑五寸高三寸重斤一兩外密而中疎其理如
芭蕉舍利生其中無數五色具意必真人大士之遺
體蓋腦之在腦中斷亡而腦存者予曰是當以施僧
與衆共之藏私家非是其人難之適有東莞資福長

之祖堂來惠州見而請之曰吾方建五百羅漢閣壯
麗甲於南海舍利當納我閣上則以犀帶易之有白
京師至者得古玉璧試取以薦舍利若合符契堂上喜
遂并璧持去曰吾當以金銀琉璃為萃塔波置閣上
銘曰

真人大士何所修心精妙明含九洲此身性海一洋
漚委蛻如遺不自收戒光定力相烝休結為寶珠散
若旒流行四方獨此留帶犀微矣何足酬璧來萬里
端州投我非予堂堂非求共作佛事知誰由瑞光一
起三千秋永照南海通羅浮

東坡後集卷第十九

東坡後集卷第十九

釋教二十五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 夢齋銘一首

十八大阿羅漢頌各一首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繡佛贊一首

東莞資福堂老再生栢贊一首

補禪月羅漢贊九首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長老重辯師逸事一首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首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靈感觀音偈一首
湜長光真贊一首

清隱堂銘一首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

海月辯公真贊一首

并引

錢塘佛者之盛蓋甲天下道德才智之士與妄庸巧
偽之人雜處其間號為難齊故公僧職正副之外別

都僧正一負海派系鼎奔大將迎之勞專責正
以下而都師領略其要實以行解表衆而已然亦通
號為僧官故高舉遠引山栖絕俗之士不屑為之惟
清通端雅外涉世而中遺物者乃任其事蓋亦難矣
予通中錢塘時海月大師惠辯者實在此位神宇澄
穆不見愠喜而緇素悅服予固喜從之游時東南多
爭吏治少暇而予方年壯氣盛不安厥官每往見師
清坐相對時聞一言則百憂冰解形神俱泰因悟莊
周所言東郭順子之為人人貌而天虛緣而葆真清
而容物物無道正容以悟之使人之意也消蓋師之

謂也歟一日師卧疾使人請予入山適有所未暇旬
餘乃往則師之化四日矣遺言須予至乃闔棺跏坐
如生頂尚濕也予在黃州夢至西湖上有大殿榜曰
弥勒下生而故人辯才海月之流皆行道真間師没
後二十一年予謫居惠州天竺淨惠師屬參寥子以
書遺予曰檀越許與海月作真贊久不償此願何也
予矍然而起為說贊曰

人皆趨世出世者誰人皆遺世世誰為之爰有大士
處此兩間非濁非清非律非禪惟是海月都師之式
庶復見之云釋自說我夢西湖天宮化城見明天竺

宛如平生

雲披月滿遺象在此誰其贊之惟東坡子
夢齋銘一首

至人無夢

或曰高宗武王孔子皆夢佛亦夢夢不異

覺覺不覺

夢夢即是覺覺即是夢此其所以為無夢

也歟衛玠

問夢於樂廣廣對以想曰形神不接而愛

此豈想哉

對曰因也或問因之說東坡居士曰世人

之心

而有未嘗獨立也塵之生滅無一念住夢

覺之間塵

塵相授教傳之後失其本矣則以為形神

不接豈非

因乎人有牧羊而復者因羊而念馬因馬

而念車因

車而念蓋遂夢曲蓋鼓吹身為王公夫牧

羊之與王公亦遠矣想之所因豈足怪乎居士始與
芝相識於夢中旦以所夢求而得之今二十四年矣
而五見之每見輒相視而笑不知是處之爲何方今
日之爲何日我爾之爲何人也題其所寓室曰夢齋
而子由爲之銘曰

法身充滿處處皆一幻身虛妄所至非實我觀世人
生非實中以寤爲正以寐爲夢忽寐所遇孰寤所遭
積執成空如丘山高若見法身寤寐皆非知其皆非
寤寐無爲邀遊四方齋刻不遇南北東西法身本然
十八大阿羅漢頌

蜀金水張氏畫十八大阿羅漢軼謫居儋耳得之民
間海南荒陋不類人世此畫何自至哉久迷空谷如
見師交乃命過躬易其雙標設燈塗香果以禮之張
氏以畫羅漢有名唐末蓋世擅其藝今成都僧敏行
其玄孫也梵相奇古學術淵博蜀人皆曰此羅漢化
生其家也軼外祖父程公少時游京師還過蜀亂
亂不能歸困卧於舍有僧十六人往見之曰我公之
已人也各以錢二百貸之公以是得歸竟不知僧所
在公曰此何羅漢也歲設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設二
百餘供今軼雖不親觀其人而困厄九死之餘烏言

其體像一而窮其思致以為之頌

侍者取具書通之頌曰

月明星稀孰在孰亡煌煌東方惟有啟明咨尔
上生及阿闍梨代佛出世惟大弟子

琉璃瓶舍利十數頌曰

佛無滅生通塞在人墻壁瓦礫誰非法身尊者
歛于不起于坐示有敬耳起心則那

第三尊者扶烏木養和正坐下有白冰猴獻果侍者
執盤受之頌曰

我非標人人莫吾識是雪衣者豈具眼隻方食
知獻何愧於猿為語柳子勿憎王孫

童子戲捕龜者頌曰

彼問云何計數以對為三為七莫有知者雷動
風行屈信指間汝觀明月在我指端

第五尊者臨淵濤抱膝而坐神女出水中蛮奴受其
書頌曰

形與道一道無不在天宮鬼府矣往而礙婉彼
竒女躍于濤瀧神馬尻輿攝衣從之

第六尊者右手支頤左手拊釋師子顧視侍者擇瓜
而剖之頌曰

手拊雜猊目視瓜獻甘芳之意若達于面六塵
並入心亦徧知即此知者為大摩尼

第七尊者臨水側坐有龍出焉吐珠其手中胡人持
短錫杖蠻奴捧鉢而立頌曰

我以道眼為傳法宗爾以願力為護法龍道成
願滿見佛不忤盡取玉函以昇思邈

第八尊者立漆而坐加肘其上侍者汲水過前有神
人涌出于地捧槃獻寶頌曰

爾以捨來我以慈受各獲其心寶則誰有視我
如爾取與則同我爾福德如四方空

第九尊者食已襍鉢持數珠誦呪而坐下有童子構
火具茶又有理筒注水蓮池中者頌曰

飯食已畢襍鉢而坐童子茗供吹籥發火我作
佛事淵乎妙哉空山無人水流花開

第十尊者執經正坐有仙人侍女焚香于前頌曰
飛仙玉潔侍女雲眇稽首炷香敢問至道我道

大同有覺無脩豈不長生非我所求

第十一尊者跌坐焚香侍者拱手胡人捧函而立頌曰

前聖後聖相喻以言口如布穀而意莫傳鼻觀

寂如諸根自例孰知此香一炷千偈

第十二尊者正坐入定枯木中其神騰出于上有大

蟒出其下頌曰

默坐者形空飛者神二俱非是孰為此身佛子

何為懷毒不已願解此相問誰縛尔

第十三尊者倚杖垂足側坐侍者捧函而立有虎過

前有童子怖造而竊視之頌曰

是與我同不噬其妃一念之差慎此髮鬘而導

悲慈為尔擲歎以尔猛烈覆性不辨

第十四尊者持鈴杵正坐誦呪侍者整衣左右胡人

橫鉅錫跪坐于左有地一角若仰訴者頌曰

彼髯而此長跪自言特角亦來身後怨存以無

言音誦無說法風止大滅無相仇者

第十五尊者須眉皆白袖手跌坐胡人拜伏于前

頌曰

聞法最先事佛亦久毫然衆中是入長老薪水

井曰老矣不能摧伏魔軍不戰而勝
第十六尊者橫如意趺坐下有童子發香篆侍者注
水花盆中頌曰

盆花浮紅篆煙縹青無問無答如意自橫照瑟
既希昭琴不鼓此間有曲可歌可舞

第十七尊者臨水側坐仰觀飛鶴其一既下集矣侍
者以手拊之有童子提竹籃取果實投水中頌曰

引之浩茫與鶴皆翔藏之幽深與魚比泥大阿
羅漢入佛三昧俯仰之間非拊海

第十八尊者植拂支願睨目而下有二童子破石

撫以獻頌曰

植拂支願寂然跏趺尊者所游物之初即聞之
於佛及吾子思名不用處是未發時

跋尾

佛滅度後閻浮提衆生剛狠自用吳肯信入故
諸賢聖皆隱不現獨以像設遺言引引未悟而
幾眉五臺廬山天台猶出光景變矣使人了然
見之載家藏十六羅漢像每設茶供則作爲白
乳或執爲雪花視李芍藥僅可指名或云羅漢
慈悲深重急於接物故多現神變儻其然乎今

於海南得此十八羅漢像以授子由弟使以時
修敬遇夫婦生日輒設供以祈年業福并以前
所作頌寄之字由以二月二十日生其婦德陽
郡夫人史氏以十一月十七日生是歲中元日
題

藥師琉璃光佛贊一首并引

佛弟子蘇齋與其妹德孫病久不愈其父過母范氏
供養祈禱琉璃光佛遂獲痊損其大父以取持為造畫
尊像敬拜稽首為之贊曰
我佛出現時眾生無煩惱世界之琉璃大地也昔藥師

我今眾釋孺仰佛如翁媪面頤既圓平風末亦除掃
弟子齋與德前世論衣老敬造世尊像壽命仗佛保

廣州資福寺羅漢閣碑一首

眾生以愛故入生死由於愛境有逆有順而生喜怒
造種種業展轉六趣至千萬劫本所從來唯有一愛
更無餘病佛大醫王對病為藥唯有一捨更無餘藥
常以此藥而治此病如水救火應手當滅云何眾生
不滅此病是導師過非眾生咎何以故眾生所愛無
過身體父母有疾割肉刺血初無難色若復鄰人從
其求乞一爪一髮然不可得有二導師其一清淨不

入諸相能知衆生生死之本能使衆生了然見知不生不死出輪回處是處安樂堪求依怙無異父一支體可捨而況財物其一導師以有爲心行有爲法縱不求利即自求名譬如鄰人求乞爪髮終不可得而況肌肉以此觀之愛吝不捨是導師過設如有人無故取米投坑窞中見者皆恨若以此米施諸鳥雀見者皆喜鳥雀無知受我此施何異坑窞而人自然有喜有愠如使導師有心有爲則此施者與棄何異以此觀之愛吝不捨非衆生咎四方之民皆以勤苦而得衣食所得毫末其苦無量獨此南越嶺海之民皆

遷重寶坐獲富樂得之也易其之也愧是故其人以愧故捨海道幽險死生之間魚不容髮而况飄墮羅刹鬼國呼號神天佛菩薩僧以脫須臾當此之時身非已有而况財物實同糞土是故其人以懼故捨愧懼二法助發善心是故越人輕施樂捨甲於四方東莞古邑資福禪寺有老比丘祖堂其名未嘗戒也而律自嚴未嘗求也而人自施人之施堂如物在衡損益銖黍了然覺知堂之受施如水涵影雖千萬過無一留者堂以是故創作五百大阿羅漢嚴淨寶閣涌地千柱浮空三成壯麗之極寶冠南越東坡居士見

聞隨喜而說偈言

五百大士栖此城南珠大貝皆東傾衆心回春栢再
榮鐵林東來閣乃成寶骨未到先通靈赤蛇白璧珠
夜明三十襲吉誰敢爭層簷飛空俯日星海波不搖
颯無聲天風徐來韻流鈴一洗瘴霧冰雪清人無南
北壽且寧

靜安縣君許氏繡觀音贊一首

太岳之裔邑于靜安學道求心妙湛自觀觀觀世音
凜不違顏三年之後心法自圓聞思脩王如日現前
心識其容口莫能言發于六用以所能傳自手達

自其遠緣為鉞幾何巧巧莫非鉞若是佛佛當于
若其非佛化相焉緣其此二為不二門拜手敬贊
東坡老人

繡佛贊一首

凡作佛事各以所有富者以財壯者以力巧者以技
辯者以言若無所有各以其心見聞隨喜隨拜讚歎
曾未及彼一鉞之勞而其獲報等無有二若復緣此
符度成佛則此繡者乃是導師

東莞資福堂栢栢再生贊一首

生石首肯契栢栢同是心苟真金石為開堂去栢栢

其留復無此指無我証為枯榮方寸枯時不枯者存
一枯一榮皆方便門世人不知尾磔說法今聞此指
熾然常說

補禪月雜錄九首

美很惡婉自音所聞不圓其輔有圓者存現六極相
代衆生報使諸佛子具佛相好
聃耳屬有綺屑覆觀佛在世時見此老日年開口誦經
四十餘尚時聞雷電出一彈指
勻豨在膝只多在中日視起然忘經與人面頰百皺
不受刀箭無心掃除留此殘雪

右手扶杖左手附右為手持杖為杖持手冥坐石
突以杖為無用之用此人莫知

兩眼方用兩手自寂用者注經寂者寄膝二法相忘
亦不相指是四句偈在我指端

勞我者替休我者晏如晏如岳鮮不憊淫是哀離宅
鑿室滅明各斫于心得法眼正

善心為男其室法喜背殘孰肥有木童子高下適營
輕重得宜使真童子能如茲乎

佛子三毛髮肯與須既去其二一則有餘因以示衆
物無兩邊既得無生則無生死

捧經持珠杖則倚背植杖而起經珠乃閑不行不立
不坐不卧問師此時經杖何在

談妙齋銘一首

南華老明端靜簡潔淨雲掃盡但挂孤月吾宗伯國
通亮英發大主不塚天驥超絕室空無有獨設一榻
空此耶城奔走竭蹶二士共談必說妙法彈指千偈
卒無所說有言皆幻無起不滅問我何為鏡冰珠雪
人人造語一一說法孰知東坡非問非答

南華長老重辭
逸事一首

契高禪師常腹人未嘗

笑海月慧辯師常

未嘗見其忍予在錢塘親見二人皆跌坐而化嵩既
茶毗火不能壞益薪熾火有終不衰身五海月比華
面如生且微笑乃知二人以願喜作佛事也世人視
身如金玉不旋踵為糞七至人反是予以是知一切
法以愛故壞以捨故常在豈不然哉予遷嶺南始識
南華重辯長老話終日知其有道也予自海南還則
辯已寂矣久矣過南華吊其衆問塔墓所在衆曰我師
昔作壽塔用華之東數里有不悅師者葬之別墓既
七百餘日矣今長老明公獨奮不顧發而歸之壽塔
改棺易衣山奉體如生衣皆鮮芳衆乃大服東坡居士

曰辯視身為何物棄之尸陀林以飼鳥烏何有安以
壽塔為明公知辯者特欲以化服回異而已乃以茗
果奠其塔而善其事以遺其上足南華塔主可與師
時元符三年十二月十九日

南華長老題名記一者

學者以成佛為難乎累上畫沙童子戲也皆足以成
佛以為易乎受記得道如菩薩大弟子皆不仕問疾
是義安在乃其迷亂顛倒流浪苦海之中一念正真
萬法皆具及其勤苦功用為山九仞之後毫釐差失
半劫不復嗚呼道固如是也豈獨佛乎子思子曰夫

婦之不肯可以能行焉及其至也雖聖人亦有所不
能焉孟子則以為聖人之道始於不為穿窬而穿窬
之惡成於言不言人未有欲為穿窬者雖穿窬亦不
欲也自其不欲為之心而求之則穿窬足以為聖人
可以言而不言不可以言而言雖賢人君子有不能
免也因其不能免之過而遂之則賢人君子有時而
為盜是二法者相反而相為用儒與釋皆然南華長
老明公其始蓋學於子思孟子者其後之業家為浮屠
氏不知者以為迷儒歸佛不知其猶儒也南華自六
祖大鑿示滅其傳法得眼者散而之四方故南華為

律寺至吾宋天禧三年始有詔以智度禪師普遂住持至今明公蓋十一世矣明公告東坡居士曰宰官行世間法沙門行出世間法世間即出世間等無有二今宰官傳授皆有題名壁記而沙門則無有矧吾道場實補佛祖處其可不嚴其傳子為我記之居士曰諾乃為論儒釋不謀而同者以為記建中靖國元年正月一日

南安軍常樂院新作經藏銘一首

佛以一_口而說千法千佛千口則為幾說我法不然非千非一_如百千燈共照一室雖冬徧滿不相壞雜

學者云何覽閣自非止_學表裏洞達已受_精以_相徒奪惟回_塵空無_所不_悅是名耳順亦號莫逆_以此轉經有轉無竭道人山居僻介楚越常樂我靜_一舍破衲達磨耶藏勤苦_延設我無一錢擅波羅密_苑此法水以灌尔睫

靈感觀音偈一首并序

或問居士佛無不在云何_一百榮所常供養觀世音像獨_攝靈感居士答言譬如劫_所夜天清無雲我目無病未有_舉頭而不見月今此_女旦像方其晝時工適清淨又此_僧榮方供養時秉心_而嚴不入諸相無有我人

衆生壽者則觀世音摩訶口現尔時居士作此言已
心門亦解隨其所得而說但何言

夫物芸芸各得其美為天若蒼為日月星無在不在
容光則明矧我大士淵兮深兮神妙湛生先積光為形
亭亭空中靡所倚憑眷此以一身如鬼如蜃生則圓物
軒昂權衡地所不載而能如一行滅則蕩空附離四生
不可控搏矧此亭亭涕淚甘雨救搏頰頰纓如月下照
著心寒清不因脩為得法如天淨碎身微塵莫報聖心

是與之類天與之形異同中人而實無情彼真清
是長老負贊一

丹青日照月明
風行夫非幻忽然而
此書清隱可謁雨晴

清隱堂銘一首

已去清隱而老崇慶崇慶亦非何者為正清者其行
隱者其言非彼非此亦非中間在清隱時念念不住
今者何人補清隱處八萬四千劫火洞然但隨他去
何處不然

觀世音菩薩頌一首

金陵崇因禪院長老宗夔自以衣鉢造觀世音像極
相好之妙于南遷過而禱焉曰吾北歸當復過此而

為之頌是中靖國元年五月一日自海南歸至金陵
乃作頌曰

慈道乎仁慈近乎義忍近乎勇愛近乎智四者似之
而卒非是有大圓覺平等無二無冤故仁無親故義
無人故勇無我故智彼四雖近有作有止此四本無
有取無匱有二長者皆樂檀施其一 天富千金日費
其甚貧百錢而已我說二人等無有異吁觀世音
淨學一大士徧滿空界挈携大地大解脫力非我
若昔八四無我亦如此

卷第二十一

卷之二